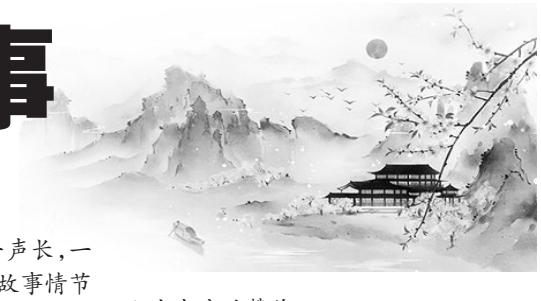
感悟

不说人间尘俗事

——读《迟子建散文》有感

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赵华



一个脚踏土地,心怀故乡的人,她所写出来的文字都是饱满的,她所抒发的情感都是最自然、最朴实无华的。

该书第一部分,多为游记。迟子建所到之处,手中的笔略去了浮华,朴实生动地记录着一座城池、一方老宅、一条江河、一场风景、一个暗夜、一段舞姿、一幅画作。她在《雪山的长夜》中写到:“凌晨的天空有如盛筵已散,星星悄然隐去了,天空只有一星一月遥遥相伴。那月半残着,但它姿态袅娜,就像跃出水面的一条金鱼。而那颗明亮的启明星,是上帝摆在我们头顶的黑夜尽头的最后一盏灯,即使它最后熄灭了,也是熄灭在光明中。”爱人在壮年时因车祸突然离去,她内心的悲痛可想而知。但迟子建是坚强的。《雪山的长夜》渗透着对自身、对命运、对外部世界深刻的体会和洞察。

人生哪有一路的晴朗?波折起伏,最能修习心性;动荡颠簸,才会大彻大悟。

第二部分,大多落笔在故乡。故乡是她灵魂的憩所,炊烟、雪山、冰河、飞雪、溪流、月夜,皆在作者的笔下鲜活如昨。

《暮色中的炊烟》是其中最打动我的篇章。“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,是劈柴化成的幽魂。它们经过了火光的历练,又钻过了一段漆黑的烟道后,一旦从烟囱中脱颖而出,就带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,宁静、纯洁、轻盈、飘渺。”这让我不禁想起了儿时趣事:每当黄昏时,我和小伙伴躺在草坡上看着家家户户烟囱里的炊烟,想象着各种形状像什么,这些炊烟以后会变成什么,莫名其妙地和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的情节夹杂在一起了。母亲唤我们回家吃饭的声音一声比一声长,一声比一声高。可我们正陶醉在故事情节中,完全忽略了她们的焦急。最后的讨论在“抽竹条”“拧耳朵”“撒腿跑”中结束,现在想起甚是可笑。

故乡存留了我们的童年,或者还有青年和壮年,也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,成了我们自己。

第三部分,是迟子建的一些读书笔记。在《我的第一本书》《不忍的句号》《从山峦到海洋》等一系列朴素的文字中,闪现出作者理性思考的光芒。《一个人和三个时代》记述聂华苓老师的人生故事,作者通过叙述和回忆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女人坎坷却又华美的一生。迟子建写这篇文章不仅仅是表达对聂华苓先生的敬仰,更是表达对其大爱、执着的人生态度的赞美。

一种源于生命本体的钟声,一种心灵之声,荡气回肠。

有人说,迟子建的作品有着和张爱玲一样的苍凉。只不过张爱玲的苍凉是南方式的,如繁华和热闹背后一针见血、冰凉砭骨;而迟子建的却是北方式的,硬朗,朴拙,像冬天的猎猎长风,可又冬去春来,春风化雨,温情脉脉。迟子建打趣道:“不管是南派作家还是北派作家,一个作家关键在于拥有自己。”我想:这个“自己”就是她对虚无浮夸的拒绝,对生活最质朴的描摹,对真善美最执着的歌颂。不说人间尘俗事,声声只赞白莲花!

生活

父亲改变了我

益阳市人民路小学 尹智慧

我刚出生,故乡就成了异乡,由于饥荒,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孩子跟随父母一路颠簸,往北迁徙到了常德一个陌生的乡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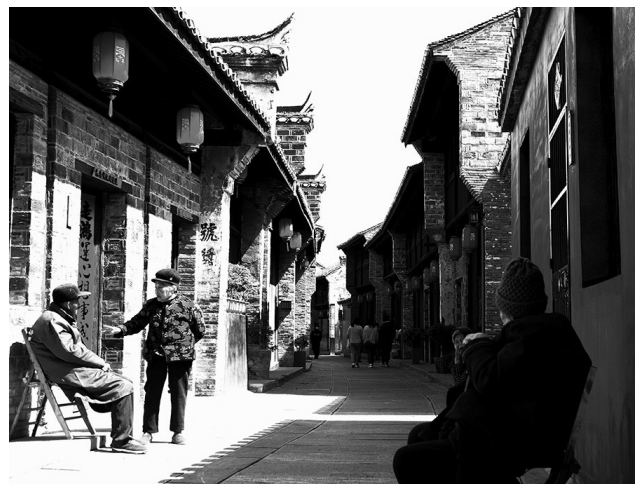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那里,父亲就把整个人交给了田土。父亲知道,不多挣点工分,全家的吃饭就成了问题。在田里出工间歇的时候,别人都坐在田埂上家长里短地闲聊,只有父亲一个人还在田里耕田,插田,扯草,打农药,施肥,割稻谷,捆草……像一头老牛,从不停歇。即便如此披星戴月地辛勤劳作,我们依然在贫苦中挣扎着。

父亲终日忙活着。天气好的时候,他要出工下地干活,雨天雪天,就有一些左邻右舍扛着一根根新鲜竹竿来到我家,请手巧的父亲帮忙做竹制器具,父亲无论多忙,都会一一应下,从早上忙到深夜,为他们赶制。父亲因为能干,善于助人,得到了乡里乡亲的认可和赞许。但小时候,我和母亲站在同一条“战线”上,认为他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。

岁月流转,时光轮回。哥哥姐姐和我相继上学读书了,大哥高中,姐姐初中,二哥也小学毕业,经济压力像一座座大山压在父亲单薄的肩上。当我小学毕业时,叔叔劝说:“你送了几个孩子读高中了,别给自己太大压力,让这小的停学吧!”父亲听罢,愤怒地说:“我就是吃了没读书的亏。我就算讨米,也要送他读书。”站在一旁的我,感动万分。在父亲的坚持下,我初中毕业考入中师,随后自学考了大专,考了本科。

时间的车轮正加速度前行。我在教育岗位上坚守初心,砥砺前行。我用爱浇灌花朵,守望帮扶着贫困家庭的孩子;我用耐心激发潜能生的学习兴趣,静待花开;我用执着,让桃李芬芳,春色满园。如今,我已进入知命之年,我发现,父亲在我身上刻印的痕迹越来越深。别人都说“你工作勤奋,为人忠厚善良,乐于助人,工作出色。”我深知,这是父亲的一言一行影响着我,改变着我。

岁月



盛利者/摄

随笔

我的蜗牛长大了

娄底吉星小学 张朝辉

“老师我不喜欢上这样说话的课,我想上看电视的课。”“老师,为什么上课那么长,下课那么短呢?”一个胖嘟嘟的小男生总有那么多的问题。他,吴澄礼,白白胖胖、肉嘟嘟,看上去人见人爱,但是带他的这几年可不轻松。

“老师,吴澄礼打人啦!”还在上班路上,经常接到同学们着急求救的电话。我火急火燎地跑进教室,只见他耷拉着脑袋。我问为什么打人?他说只是想和他玩一会。我明白,这个孩子是一个不太会表达自己意图的孩子。“同学之间要和睦相处,不能打架。”一阵思想教育后,他点点头说:“好的。”

“老师,吴澄礼亲我!”一个女孩子羞答答地走到我身旁说。“为什么亲她?”“因为她长好可爱,我喜欢她。”“不可以亲女孩子。男孩子和女孩子要有一定距离,不能随随便便亲别人的。”“那为什么爸爸可以亲妈妈呢?”“因为他们结婚了是夫妻啊!”“哦。要结婚了才能亲啊。那我以后和她结婚再亲!”我……

“老师,吴澄礼进女厕所啦!”“吴澄礼咬了很多同学的手”……

班里如果有事,多半与他有关。他就是我的蜗牛孩子。但是快三年的相处,孩子懂事了很多。

他是一个善于观察的孩子。一日与我共同去学校。春天,樟树换新装,老叶被新叶挤落飘下。看着一片片树叶随风飘落,他问:“老师,不是秋天落树叶吗?为什么春天也落呢?”

课堂上也常常听到他独特的见解和思维。他爱画画,爱看课外书。他讲故事时,眉飞色舞、手舞足蹈,让同学们都不由自主地鼓掌!

他是妈妈的小暖男。帮妈妈捶背、按摩、洗脚、讲故事。一日上课《花钟》,我点开五颜六色的花朵,同学们被美丽的花儿吸引住了,他也不例外。“太漂亮了,我好想摘一朵送给妈妈呀。”

这是我教学二十多年来遇到的第一个如此独特的孩子,我渴望用自己的爱心、耐心,让他茁壮成长。因为他已经开始慢慢长大!

抒怀

在古镇落笔的春天

□仇进才

四月芳菲将尽,初夏在望的时候,我追着一缕湿润而缠绵的微风,沿着从童年伸出的藤蔓,用投奔的方式去古镇弥补生命之外的恬静与悠远。

青石板街是古镇的骨头,不宽不窄,正好容纳千年的卖花声缓缓经过。它们是古镇里最坚硬的存在,马蹄、车轮和层层叠叠的脚印落在上面,却从不会踩出裂痕。但青石板的心地是柔软的,容许青苔自在地生长,占领整块石板的阴郁和晦暗。

流水是古镇的性灵。清澈明净,不疾不徐,它们不和岸上的人争抢步伐,也不会炫耀自己的源远流长。

流水的熟人不多,柳树、水轮和浣衣洗菜的女子是它仅有的玩伴。“竹喧归浣女,莲动下渔舟”,在诗中,它们本就属于溪水意象的外围,共同勾勒出了古典时光的素描。水连接了生活,也升华了生活的韵味。

老屋是古镇的身体。雨水落在瓦片上,屋檐便像鱼鳞一般反着光。灯笼轻轻晃着,透过蒙蒙的雨幕,辨认着远方的殷红是另一盏灯笼还是窈窕的花束。窗子被推开,里面有美人露出半张脸,偷眼间,便又害羞地躲了起来。时间跨坐在木门与白墙上,轻轻吹着竹笛,一曲便是烂柯。

不过我最喜欢的是古镇一隅破烂的院子,相对于肃穆的白墙和楼房,歪歪扭扭的门扉和杂草横生更富有乡村的野趣,有着自然的、不受拘束的生命力。一只白鹅俯下身子跑过栅栏,熟悉的叫声跨越了童年再次与我重逢。在我看来,老街和深巷不能没有麻雀,而古镇不能没有鸡鸭白鹅。这些象征着乡愁的生灵,是古镇活泼而旺盛的生命力。我始终相信,任何喧闹的叫卖声,都不如一声划过晨曦的鸡鸣犬吠来得悦耳。

有人走进花海抵达了春天,而我徒步古镇路过了春天。四月,花落之前,我将和浆果一起被马蹄唤醒,在光阴的留白里,任由流水带走姓名里的一笔,一划。